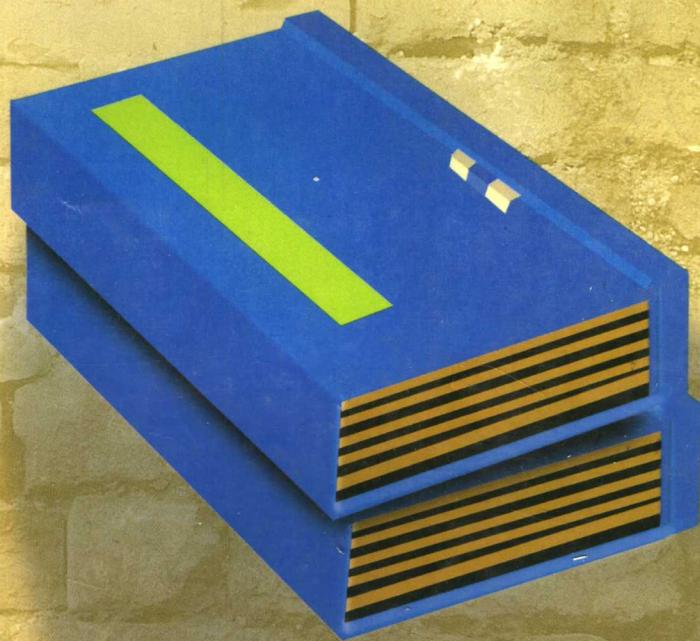


中国古代 工具书举要

李峰 主编



6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工具书举要

李 峰 主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前　　言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众人皆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初步估计在 10 万种之多。中国古代典籍蕴藏着古代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在浩繁的古籍中，有《老子》、《论语》等百家学说；有《史记》、《汉书》等史学经典；有《禹贡》、《徐霞客游记》等地理要籍；有《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农学要典；有《九章算术》、《梦溪笔谈》等科技鸿著；有《诗经》、《楚辞》等文学佳篇：它们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也给予今日中国人以荣誉和自信。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典籍，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就无法享有像今天这样显赫的声誉。如果没有《论语》，孔子就难以被西方学者推举为世界十大古代思想家之首；如果没有《道德经》，西方文化界也不可能掀起令人瞩目的“老子热”；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除了以上著名的古代典籍外，中国还有诸如《尔雅》、《说文解字》、《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七略》、《七录》、《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光耀华夏的治学宝典。这些治学宝典不仅是可读之书，而且还是古代重要的工具书。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往今来，凡是治学者，无一不利用书目、索引、字典、辞典等工具，以求尽早查阅到自己所需的



文献资料，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了使广大的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对我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工具书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利用在图书馆工作多年之便利条件，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博收精选，采撷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优秀典籍的若干著作作为古代重要工具书的编写内容。全书编写的框架是：上编着重从纵的方面集中介绍字书、辞典、韵书、石书等工具书的产生渊源、发展过程以及各个朝代的代表著作。下编主要从横的方面，分成辞书篇、类书篇、书目篇、综合篇，独立介绍某一部书的成书过程、编制体例、使用价值、版本异同等。

《中国古代工具书举要》在编写中严格尊重史实，务使内容准确。在文字表达方面，尽量做到清晰明了、通俗易懂，旨在读者读后能使其了解更丰富的古代文化，并从中获得查检门径，有助治学。

李 峰

2000年国庆前夕



目 次

前言 (1)

上 编

古代字书——中华文字之源	(3)
古代辞书——中华语言之根	(9)
古代韵书——中华语音学字书的汇集	(16)
古代石书——中华语言文字的见证	(23)
古代丛书——中华典籍集录	(29)
古代类书——中华百科大荟萃	(37)
古代方志——中华文化宝库的珍品	(47)
古代目录——中华治学门径的钥匙	(55)

下 编

辞书篇

《尔雅》——中国古代词典的开山之作	(71)
《说文解字》——中国古代字典之先河	(80)
《方言》——开创中国方言学的经典之作	(87)
《释名》——中国古代语源词典之祖	(94)
《广韵》——中国古代韵书的佼佼者	(102)
《广雅》——中国古代第一部词典的续篇	(109)



《康熙字典》——中国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 (116)

类书篇

《皇览》——中国古代类书的始祖 (122)
《艺文类聚》——中国唐代最具影响的类书 (127)
《太平御览》——中国宋代四大类书之一 (134)
《册府元龟》——中国宋代类书中的大部头 (140)
《古今图书集成》——中国现存古代最大的类书 (146)

书目篇

《别录》与《七略》——中国古代目录学的鼻祖 (152)
《汉书·艺文志》——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志目录 (161)
《中经新簿》——中国古代开创四部分类法的书目 (167)
《七志》——中国古代私撰目录的开端 (172)
《七录》——中国古代私撰目录的佳篇 (177)
《隋书·经籍志》——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184)
《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目录 (193)

综合篇

《通典》——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 (203)
《通志》——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大汇总 (211)
《文献通考》——中国古代“三通”的佳作 (220)
“十通”——开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钥匙 (226)
《永乐大典》——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232)
《四库全书》——中国古代彪炳史册的文化巨典 (238)

后记 (244)

上 编

古代字书

——中华文字之源

字书本指解说文字形、音、义的著作，我们通常称之为“字典”。在古代，“字书”这一名称早已有之。《魏书·江式传》说江式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也谈及字书。另外，《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佚名的《字书》3卷、10卷两种（均失传），这又是以“字书”为书名专称的。

字书是各种工具书中最重要的一种，为阅读时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中国古代字书的历史源远流长，种类很多。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是《史籀》15篇，收字9000余字，相传出于周宣时太史籀之手。“籀”即汉字的一种字体，一名大篆，其字通行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并与当时的石鼓文及金文相同。《史籀》作为我国周朝史官教儿童认字的启蒙书，是字典形成前的雏形。到了秦汉，字书逐渐增多。当时的字书大多是杂取若干个字，编成四言、六言或七言的韵语，主要还是供学童识字用的，所以也称为“小学”之书。我国古代早期的字书虽然罗列一些字词，但未作解释，同后来认定为字典的字书有一定区别，故有人称这类字书叫“杂字书”。

在我国语言文字史上，有一些字书是值得华夏子孙骄傲的。早在1800年之前，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编著了《说文解字》（另文详述），这是我国古代学者公认的第一部正规的字典。《说文解字》书名的含义就是说解文字的意思。全书计15卷，分540个部首，汇集9353个当时通用的汉字，另有重文1163字。《说文



解字》的突出贡献主要有四点：

(1) 首创部首检字法。大家清楚，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许慎根据西汉班固、郑众关于汉字“六书”分类，将彼此相同的汉字的偏旁定为540个部首，以一定的顺序编排起来，使得极其纷繁的汉字能够提纲挈领地编集在一起，如以“水”为部首，凡从“水”得义的字，像“海、洋、江、河、湖、浩”等，就都归入“水”部。许慎在安排540个部首的次序上是煞费苦心，他把形体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即“据形系联”。它的这种方法，为历代字书编纂所使用，一直沿用到现在。虽然现在分合增删已有些调整，但在总体上都以许慎的分部为范本。

(2) 确立了“六书”体系。“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的阐述，更没有用“六书”来大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了定义。“象形”就是随着物象的实体描画而成，只要形体相同，均突出它的特点。“指事”是说一些事物或情况不便描画，如上、下方位，就只好在一个平线上加上一个短画，这样造字的方法就是指事。“会意”是指把两个单体字拼起来，成为一个合体来表达其意思。“形声”是“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前句指用表示事物的字来表示这个新造的字的类别意义，后句指取读音可相比拟的字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如“河”字，左边的“水”（氵）字作为“义符”，右边的“可”作为“声符”，将“氵”与“可”合而成“河”。凡属此类办法造出来的字就叫“形声”字。“转注”是“建类一首，同义相受”。历史上关于转注的说法极多，就目前的理解，“建类一首”指形旁相同；“同义相受”指意义相近。“假借”就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拿许慎举的例子来说，“令”字本来的意思是发出号令，但是表示长官意思的“令”和它同音，于是用同音代

替的办法使“令”字带上了新的意义。

(3) 发展了我国古代有关字形、字音、字义的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先对每一个字解释字义，其次说明形体结构。如象形字则标明“象某某之形”；如会意字则注明“从某，从某”；如形声字则指示读音“从某、某声”；如非形声字则注“读若某”。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

(4) 保存了篆文的写法和部分的先秦字体。从字体上看，《说文解字》是以秦汉通行的篆书（即小篆）为主体。一般说来，每个字都先列篆文，加以解释。如果这个字有古文或籀文，就把不同于小篆的古文、籀文形体列在后面，这就说明古文还有一个异体，和小篆不同；这个字如果还有俗体、今文等，也作同样处理。也有一些字，把古籀作为正篆，把篆书附在后面。《说文解字》全书取列 9000 多小篆，500 多古文，200 多籀文，对古文字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

到了晋代，文字学家吕忱编撰了《字林》，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典。该书收字 12824 个，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也分 540 个。据传，《字林》是为补《说文解字》漏略而作。此书约在明初亡佚。

南朝梁、陈时期，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编撰了《玉篇》。该书是一部引材丰富、内容充实、颇具特色的字典，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用楷书写成的字典。《玉篇》原本收字 16917 个。今本《玉篇》是宋人陈彭年等人重新修订的，题名《大广益会玉篇》，收字 22501 个。《玉篇》的编书目的在于考证古今文字形体训诂的异同，为读者释疑解惑。书中对文字的解释不再用《说文解字》的“六书”系统，而是以音义为主，每字下面先用反切注音，再释字义，对字形注重于篆、隶的变迁。《玉篇》对后代的



字书有较大影响，对我们研究古代的文字训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代出现了一部继承《玉篇》传统的字书——《类篇》。《类篇》旧题为司马光撰，实际上系学者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修纂，终由司马光整理，成书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类篇》全书共15卷，末卷为“目录卷”。该书沿用《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重于探讨字源，讲究古音古训，阐明古今文字的形体变化，为研究文字的人们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类篇》收字31319个，其中增加的新字，约为《玉篇》的1/2。

成书于宋嘉定年间的《字通》系宋人李从周所撰，它是我国古代最早按汉字笔划顺序编排的字典。《字通》全书1卷，共计89个部，分部不用《说文解字》的部首，而是按楷书的点、横、直、撇为序。该书收字不多，仅601个。严格地说，《字通》算不上一部实用的字书，但它开按汉字笔划顺序编排字典之先河，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其实，《字通》也可作为研究文字形体变化的参考资料之一。

继《类篇》之后，明人梅膺祚编撰的《字汇》颇具影响。《字汇》成书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全书以子、丑、寅、卯等地支标目，正文12卷，连同卷首和卷末“附录”，共14卷，收字33179个。《字汇》的创新是大胆改革了从《说文解字》以来沿袭了1500年的部首分类法，而将原来的540个部首简化为214个。另外，在收字、注音、释义方面也有其特点。《字汇》还有一个独有的做法，即在书中列有《运笔》、《从古》、《遵时》、《古今通用》、《检字》等5种附录，卷末又有《辨似》、《醒误》、《韵法直图》等三种附录。这些附录的出现在当时确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做法。

明末学者张自烈紧接《字汇》又编写一部题名为《正字通》

的字书。《正字通》是为了补正《字汇》的缺漏和错误而作，所以分部、排字等体例全照《字汇》之旧，并把《字汇》首末卷的各种附录排在正文之前，取消了《韵法直图》。《正字通》在编排和说解内容方面，有些地方改变了《字汇》的原式，如调整《字汇》解释字义、安排书证的顺序、纠正前书的若干误训等，这些改进都是优于《字汇》的地方。

我国古代字典的规模，《正字通》确是起了主要的开基作用。但是，基本上完成字典的内容和形式从而奠定这个基础的，则应该是清代的《康熙字典》。《康熙字典》（另文详述）是清圣祖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谕令学士张玉书、陈廷敬等30人编撰的一大部头字典，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官修字典，也是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同时还是以“字典”命名书名的第一部字典。

《康熙字典》完全仿照《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沿用其214个部首，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标分12集。每集分上、中、下3卷，它的前面有凡例、总目、等韵、检字、辨似等，正文末附补遗、备考等。可以说，《康熙字典》是前两部字典的集大成者。该书共42卷，计有47035个字，比以前任何一部字书收字都多。《康熙字典》中所收录的一些古字、冷僻字往往是在一般字书中查不到的，这是它突出的功用所在。《康熙字典》的释字体例是先音后义，每字字头上先列历代主要韵书反切，接着解释字的本义，其后再分别解释字的别音、别义、古音和俗体等。每义之下一般都引用古书为证，大多数引用的都是最早的出处。《康熙字典》在编撰过程中疏漏和错误之处也不少。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清代训诂学家王引之奉命而作的《字典考证》一书指出其中引用的书证和字句错误多达2588处。由此可见，《康熙字典》也不是一部很完善的字典。但是，它在我国古代的字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不失为我们研究古代汉语



和历史古籍的一部重要工具书。

鉴于《康熙字典》的不足，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人开始编撰《中华大字典》。该书历经6年之久，于1915年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收字48200余个，大多是近代方言字和当时科学上用的新字。该字典按部首编排，承袭《康熙字典》214部。在体例方面比《康熙字典》有所改进：（1）注音以宋丁度等人编撰的《集韵》反切为主，每个音只用一个反切，加注直音，并标明本字的韵部。（2）释义分条解说，一条只注一义，只列一个书证，并用数码标明。另外，在各字正体之外，兼列籀体、古体、俗体、讹诸体等，以便读者能识别每个字曾经出现或存在过的各种异体。

《中华大字典》纠正了《康熙字典》的讹误2000多条，在解字释义方面还吸收了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之前书更完善得多。应当承认，《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都算得上是划时代的、有总结性的字典。《中华大字典》虽后出稍精，有优点可取，但却不能将《康熙字典》取而代之。以两书的条目相较，往往互见短长。为此，我们在查阅古字时，可并用两部字典，比较异同。我国古代的字书产生得早，发展快，几乎各代都有其代表作。以上所述，均可说是各代字书的精华，了解其一二，方知中国古代字书（字典）的历史轮廓与概况。

（陈家娟）

古代辞书

——中华语言之根

辞书是字典、词典和各类专科辞典的统称。辞书的编纂是与语言文字紧密相关的，没有语言文字，就谈不上辞书的编纂。所以说辞书是语言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辞书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自从近代产生“词典”（或“辞典”）这个名称以来，字典和词典之间，相对地有了界限。众所周知，字典以收字为主，主要的收录单位是字，它以说明单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为首要任务。而词典以收词为主，主要的收录单位是词。一般的词典除了收录词外，也收列一些词组和成语。但是，由于汉语的词和方块汉字之间存在差别，一个词写出来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两个字，三个字，这就使字典往往要收录一些复音词。换句话说，词典要用单字领头，由单字带出复词、词组和成语。总之，字典与词典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有着差异和不同的功用。本文主要从中国古代辞书中采撷几部有代表性的词典加以介绍。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是《尔雅》。《尔雅》（另文详述）一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其说有三：汉代郑玄最先提出《尔雅》为“孔子门人所作”（《诗·黍离》正义引《驳五经异义》）。三国魏张揖则认为系周公所作，并引孔子所说“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作为证明（《上广雅表》）。宋代欧阳修对上述两说大胆提出怀疑，他认为：“《尔雅》非圣人文书，不能无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



解诂。”（《诗本义·文王》）欧阳修此说一出，使人耳目一新，连清代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与欧阳氏持相同观点。以上三说大致代表了《尔雅》作者及成书年代的各种观点。三种说法，各有所据，尚没有哪一种说法的证据足以推翻其它两种说法。而近代学者则认为，《尔雅》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多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初具规模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300年左右的战国时代，汉代以后又经过增补润色，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尔雅》。应该说，近人对《尔雅》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说法能为多数人所接受。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3卷20篇。流传的本子为19篇，原因是还有《序篇》1篇早已亡佚。《尔雅》篇名的序次为，卷一计4篇：《释诂》、《释言》、《释训》、《释亲》；卷二计8篇：《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卷3计7篇：《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如果我们从词汇学的角度将其归类，19篇大致可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词义的，它包括《释诂》、《释言》、《释训》3篇。这3篇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据唐代学者陆德明《尔雅音义》中说：“《释诂》以下3篇，皆释古今之语，方俗之言，意义不同，故立号亦异。”《释诂》罗列古语，以今言引释古语，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椒、落、权舆，始也”。从“初”到“权舆”这11个词是古代的一组同义词，包括方言俗语，“始”则是当时的通语，用来作解释。《释言》或以今言释今言，或以古语证今言，或以通语释方言，重点在于通语言古今之变，如“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的方言，与分离的“离”同义。《释训》以解释形貌、状态为主，所收多为叠音词，如“明明、斤斤，察也”。“穆穆、肃肃，敬也。”所引词语，多见于《诗经》。以上3篇解释词义，是

用通语释方言，用今语释古语，用常语释僻词，它代表了整部《尔雅》解释词义的方法。

第二大类主要是解释特殊语词，它包括《释亲》以后的 16 篇。这 16 篇的内容更为丰富，涉及伦理、建筑、物理、化学、音乐、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等众多学科。

《尔雅》辑录古代大量的语词，计 2091 条，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总结和整理了历代不同的语词，解释了经籍中的语词意义和诗歌中语词的用法，并辨别了许多义同而词异的词。《尔雅》的问世距今已有 2000 余年，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训诂书，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尔雅》的问世充分证明：我们的先人对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尔雅》所开创的释词体例，对后世编纂词书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可以说，《尔雅》是我国古汉语词汇学和词义学的始祖，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我们学习古籍、研究古汉语和古代社会的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在《尔雅》之后，我国古代又出现一部词典，名曰《方言》，它开我国方言词典的先河。无论从汉语词汇方面或中国辞书史方面来说，它都可算作是划时代的著作。《方言》的作者是西汉语言学家扬雄。扬雄博闻强记，精于文字之学。他积 27 年之功力，孜孜不倦遍访四方来人，调查各地区方言，重视第一手资料，加以记录整理，最终完成《方言》一书。

《方言》的全称为《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所谓“𬨎轩”是指古代的一种轻便车子。古代帝王的使臣多乘𬨎轩到各地采辑民歌、童谣和方言异语等，据以考察民俗风情。《方言》的原名即由此而得。鉴于《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名冗长，后易为《方言》，也作简称。《方言》原本 15 卷，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 13 卷，大体轮廓摹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是这样的：卷一至三是语词部

